

美/丽/重/庆

初冬的龙凤溪

张国书

龙凤溪从嘉陵江分支出来，一路顺着中梁山麓蜿蜒而至，经过梁家坨到了龙凤桥一带，把天生桥分隔在了左岸，那里诞生了一座天生丽街。天生丽街背后的鲁能小区与对岸万科小区之间，中间流淌的就是潺潺的龙凤溪，她陪伴两岸居民昼夜不舍，朝夕相拥。

入冬以来，这里每天清晨都像一条乳白色的宽绰的绸帛，在初冬的天光里泛着浅浅淡淡的绒光。尤其是冬阳照射的晨雾裹着对岸万科的楼宇，连带着溪流的桥梁也柔软了——这是北碚的冬，不寒，只把所有颜色都揉成了温馨的调子。

从高处眺望，浓雾漫过整个小区的步道，一排排高大的黄葛树，此时只有若隐若现的黑影从白雾里冒出个冠顶。

最先青绿浓雾的是585路公交车，它静悄悄地稳稳地悠悠地，开启了居民们新一天的启程之旅。六点半的车灯亮得像两粒巨星，碾过溪畔湿漉漉的路，浓雾在地面没有显出痕迹。车窗里攒着裹校服的孩子，拎帆布包的上班族，谈笑混着刷卡机的“嘀”声，这辆满载着人们新一天希望的车子，在溪畔的树荫下，紧挨着211西南大学的围墙与从老城客车站开过来的586、587、588、589……汇合在双柏路，加上密密麻麻的各式小车、出租车，汇聚成的车流朝着城南前行。

身后的缙云山，山体轮廓都不见了，仿佛钱塘江大潮的横切面，壮观而又神秘。其中奥秘，只待巴山夜落时，共解长天赐予的密码了。

此时，透过蒙着薄霜的车窗，能望见校园里疏朗的香樟树影，叶片上还凝着露珠——这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求学的学府，连晨雾里都透着书卷气与青春气息的交融。围墙内的草坪上，早已散落着晨读的天之骄子，他们裹着厚外套，捧着书本轻声诵读，书页翻动的沙沙声与龙凤溪的潺潺流水相和，偶有清脆的鸟鸣穿插其间，成了这里初冬最悦耳的晨曲。

目光穿过树丛，只见第四运动场上，晨练的学生正沿着跑道慢跑，篮球撞击地面的“咚咚”声、棒球飞过空气撞击球拍的“砰砰”声，蓬勃的朝气，与溪畔的静谧形成巧妙的呼应。

再往前，张自忠将军陵园的青瓦在雾中若隐若现，精忠报国四个大字直映苍穹。松柏的枝干遒劲挺拔，沉默地守护着一方静谧。陵园池塘里的几个喷泉，白色的水花在空中绽放，那是北碚人民默默的致敬。

车流碾过的每一段印记，都浸着历史的厚重与青春的鲜活。车窗外的风景流转，学府的书香、先烈的风骨与溪畔的水汽缠在一起，成了初冬清晨最动人的注脚。

车影渐远，溪畔步道便醒了。悠闲的老人有的推着童车，有的牵着蹒跚的孩子，殷情地捧起未来，鞋底碾过树叶，脆响混着溪水的潺潺，惊起几只水鸟斜斜掠过水面。

不远处的空地上，羽毛球在空中划出轻弧，童声的笑与老者的吆喝撞在一处，又顺着风散进溪雾里。

更热闹的是楼房底层的乒乓球台，红蓝球拍起落间，银球在网前跳得急促，把初冬的凉都晒暖了些。

苔/笺/小/札

南山浴冬

唐晓堃

冬日的阳光就像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悠闲地从山上走来，从田野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好心情。这个周末，阳光正好，我们一家人便迈出家门。为了照顾老人，我们选择了离家近的南山。

冬日里的雾，像在与我们捉迷藏似的。我们一家老少六人，沿着南山走去。很快雾就被阳光驱散了。最前面的是儿子、侄儿和侄女，他们一蹦一跳地上山，活像一群欢蹦的兔子，一溜烟不见了踪影，只听见他们欢快的笑声在山里回荡……孩子们的奶奶整天在家里劳作，步履也还轻便，走在我和我家何老师的前面。我拽着何老师的手，看着阳光从树林缝隙里照下来，映在何老师的笑脸上，仿佛找回了当年谈恋爱时的浪漫……

在这阳光灿烂的冬日里，我发现茂密的树林变得稀疏了，阳光透过枝条，可以照射在干燥的泥土上，一张张枯叶掉落在树根周围，像是在参加冬日的聚会。

当我站在山顶眺望山下的城市时，心里竟升腾起一丝喜悦来，随口道来“浴冬好锻炼，阳光独自闲。相携来南山，眺望家门前”。突然，我发现右手边有一棵直冲云霄的大树，树干有盆子那

么粗，树皮早已被行人抚摸得油光发亮。孩子们，还有何老师都绕着这棵大树，他们让孩子的奶奶靠在大树旁，大家唱起了久违的童谣，兴奋地围着大树转起圈来……在不太整齐的旋律和孩子的嘻哈声中，我摁下了快门。

在阳光的沐浴下，山上的草木丝毫没有萧条的感觉。那落叶的树，树干硬朗有神，仿佛伸开手臂拥抱灿烂的阳光。常青的树木，叶子泛着银光，仿佛积蓄能量仍在孕育滋长。我也曾在心里计划：我要常来爬山，要坚持锻炼，保持身材。

邻居李老师坚持得很好，一个月下来就比先前瘦多了。可是我，说归说，惰性使然，要感谢这冬日的阳光，终于让我迈开了锻炼的步伐。

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小木屋，门前坐着两三人，一只狗不停地叫着。走进栅栏，一眼的果木，黄绿相间，阳光照射下来，满园馨香。我们在园子里选摘柑橘，称秤付款，一人提着一袋柑橘。最后，我们踩着冬日的阳光，伴着孩子们的欢笑声下山，我一个人走在最后，心中也像这冬天的阳光一样，暖暖的！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注：据《重庆市北碚区志》，“位于中梁山与缙云山之间，有东、西两源；东源名梁滩河，源出巴县福寿场；西源名虎溪河，起于巴县走马场高岗岭，至双河口两溪汇合，流经北碚，长约18千米，蜿蜒于龙岗山与凤山嘴之间，故名龙凤溪……”】

太阳在爬高，阳光漫过小区的屋顶，沿溪岸慢跑时，风里总飘着细碎的乐声。或许是某户窗里漏出的钢琴音，清脆得像溪面的光；又或许是树荫下老妪的二胡，弦音像揉皱的云，绕着溪岸的芦苇荡漾打旋。芦花已经泛白，风过处，花絮沾着头发，抬头时，万科的楼宇与远处的山岭在雾里融叠着，倒像幅没干透的水墨。

天生丽街商户的广告，在车上也能看得分明，重庆公鸡煲、花溪牛肉粉、梅干菜烧白、凯里酸汤鱼、垫江鸭脚板、贵州野菜汤、重庆老火锅……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在下午饭点总爱从西大二号门过街来到这里，走进最想要的那一家，也许在品尝生活里的人间百味中解开“缙云山火中的哥英雄与送冰淇淋于火海的百姓”的密码；也许在品尝生活的酸甜苦辣中认识人生真谛；也许只想与学校食堂的味道换一下；也许从这舌尖上的味道了解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看他们一圈圈围着津津有味模样，那文气融于烟火气，成了溪畔天生丽街一道特别的风光。

三五一伙的工人们，顶着安全帽，或者胸前斜抱着那根光滑的木棒，也走进便利店，选套饭。最热闹的是热气腾腾的稀饭包子店，一碗粥配鸡蛋或者咸鸭蛋，碗豆加咸菜，来上一笼小包子，三香的、鲜肉的、杂酱的，一笼十个，简便，管饱，主人忙得应接不暇。

傍晚的溪畔是被烟火气裹住的。广场舞的音乐踩着暮色响起来，红扇的影子在路灯下翻飞晃动，尽管音乐声开得不大，仍然吸引了不少散步的人驻足观看，与溪水里的灯影缠成了一团。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缙云山腰那缙云寺古刹愈发静谧。龙凤溪的溪水依旧静静流淌，倒映着岸边的灯火与星空，仿佛看到北温泉的热汤正腾腾汩汩，故居的老者倚着数帆楼，默念卢公大名，透过树隙看那江上贵客。实业家卢作孚的船队正从峡防局启锚，他们中有当年抗战的三千文青，还有人民艺术家老舍的《四世同堂》正合笔，雅舍梁实秋正搭台与老舍先生演双簧呢。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在那金刚坡白果树下问世，冰心带着《小桔灯》来了，这一切都在这暮色中上演着历史的厚重，这初冬的溪畔成了一幅绵延不朽的长卷。

你回到小区，还可以看到龙凤桥连起万科与鲁能横架在溪面空中，溪岸的影子蜿蜒朝着正码头嘉陵江而隐没在北碚老城的灯火里，此情形真是一条蛰伏欲翔的长龙啊。

我猜，龙凤溪的美名也因此而来吧。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诗/绪/纷/飞

心有阳光

山 瑜

人生是一场漫漫远行
脚步沾尘泥，亦捧晨露清
在奔波与等待里，收纳岁月馈赠
于寻常烟火中，相拥幸福安宁
我们各负专属的故事行囊
在光阴长河里，缓缓洄渡前行

心有微光，夜路便不漫长
怀揣希冀，沿途自有芬芳
不必追慕喧哗盛名
做独一无二的本真自我，便胜却万场
如桃花坞中隐者
种桃酿酒，醉卧花影中央

不恋车马尘嚣喧赫
独守花酒相伴的清欢
旁人笑我疏狂又何妨
本心自在，便是人间坦荡天
不求门庭若市，不羨荣华万千
唯愿花常开、酒常温，平淡自清朗

春将至
所有美好皆循时序赴约而来
日月升落是天地的呼吸
花开花谢是岁月的浅吟
唯有热忱之心
能读懂重复里的深意悠长

怀恋昨日山光，期许明日流云
更珍视此刻眼底清欢
请携一份从容自信前行
你本是独一无二的风景
无需在他人光影里仰视徘徊

做心上明媚的赶路人吧
爱繁花似锦，亦爱零落成尘的静美
时光漫漫，自有暗香浮动
心有阳光者
每一步，都走在通向春天的坦途

请你来赴一场诗的约会

——写在中国·白帝城第九届国际诗歌节
李美云

李白的轻舟
愉快地把请柬送往四面八方
一时间风生云起
惊动了无数诗人的梦
鸽哨在天空指引方向
每一片流云
都追逐着三峡之巅的旗幡
一切积压的文字
都已装进奔赴的行囊

来吧
瞿塘峡中的水波
是你笔下盛开的浪花
白帝山上的枫叶
是你诗情泛滥的红晕
而那三寸如黄金的橙子
更是你诗歌孕育的果实

来吧
来赴一次精神情人的约会
来赴一次诗歌雅集的盛宴

来吧
我用竹枝词衣袂起舞的方式迎接你
我用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美酒迎接你
我用千年诗城的虔诚迎接你
我更会用我踩着平仄的韵脚迎接你

来吧，朋友
我在诗城奉节等你
（作者系重庆奉节县文联副主席、白帝诗社社长）